那一年~~~我逃離了自己的王國 (三)

自從發生那樁與香港廠商的火燒草坪烏龍事件之後，我有好大一段時間對香港人印象非常不好，甚至連港片也拒看。後來，那個自負驕傲的港仔在那裡怎麼樣也吃不開，因為那討人厭的自我優越感，一直把人家當次殖民地看待，基本的禮數....沒有；待人的熱忱，抱歉...找不到，一些原本巴望跟他攀親帶故的機關團體，發現自己的熱臉貼到他的冷屁股還會打哆嗦，從此以後業務往來，一切秉公來辦理，手續繁雜又冗長。有時候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正直還是白目，在土匪窩裡還想裝高貴，真是勇氣可嘉啊！

說到土匪，市政府裡就有一個，他叫阿蓋，剛從別的單位調來就找上我。他開門見山的跟我吹噓，市政府他很罩，尤其是和市長特別熟，至於各個單位處所也都能如魚得水，將來公司在經營運作上有什麼問題或困難，一切包在他身上，只須補貼他一點「手續費」。言下之意，就是要我聘他為顧問，以後有什麼事也好幫忙穿針引線。我在徵求老闆同意後便「錄用」了他，因此每個禮拜不定時，他都會出現在我的辦公室，尤其經常是午餐時間，那是我白天當中唯一可以休息獨處的時段，為了他，我必須移駕到附近海濱渡假村和他共進午餐，然後聽取一堆了無新意的建言，偏偏這種人又得罪不起，我只好故意找些事請他跑跑腿、問問門路，一方面省得他常來煩我，另一方面，.....也順便幫他證明自己還是有可用之處。

有一回，他臨時有急事離開，不慎把記事本遺留在我辦公室，我發現後好奇地打開來看，哇！乖乖不得了！裡頭全是附近外國投資廠商的聯絡記錄和基本資料，我很快的找到屬於我的部份，還有很多家熟悉的台商也羅列其上，從頭數下來，光是峴港地區就約有二十多家外商。如果以本公司每個月聘他的三百塊美金計算，那麼他老兄一個月的外快差不多有.....嘖！嘖！嘖！~~~可惱呀！人比人真是氣死人，這樣的收入連我看了都嫉妒。

還有一種人也時常來打秋風，那是公安體制裡的一個編制，代號 15，主要掌管情治方面的工作，特別是針對外國人在境內的一舉一動，他們都瞭若指掌。有一次下午，我實在是太疲憊了，可是又找不到地方躲起來休息，因為我的房門本來就像 7-11，一關上隨時都有人來敲門問事情或者臨時拜訪閒聊的，我有如迎接排隊掛號的榮總醫師，不論是重要不重要的~~~~他們才不在乎我

的精神狀況！於是我突發奇想，騎著機車往市區裡跑，找了一家乾淨的飯店住進去，一直睡到天黑才回「家」，這回我可心滿意足了，自認為是個很不錯的方法。兩天後，一個熟識的 15 號公安(15 號是他們的情治單位編號)就來關切我了，他笑著問我哪一天、什麼時間進飯店做什麼？有沒有需要幫忙的地方？我一聽，心涼就了半截.....還好沒做什麼壞事，否則立刻變成他的財神爺，到時就有一堆「手續」等著辦，或者.....更慘。時常有很多觀光客不知情，帶了當地女子進飯店後立刻就被盯上，結果當然是被當成了肥羊，削了好幾層皮，打從公安、飯店櫃台，甚至連那陪著開房的女子，統統都是股東，在有利可圖的原則下，您說情報系統怎麼會不健全呢？

記得當年剛到越南的時候，除了一般的行政登記手續之外，越南政府還會要求我們這些領有居留工作證的外商繳交體檢證明，以確定沒有外來疾病入境。然而在我們既有的觀念中，越南是個高危險度的疫區，我不被你感染已經是謝天謝地了，怎麼你還怕我帶病毒進來。其實不然，記得多年前曾看過一部史恩康納萊主演的電影，好像是「燃燒的地球」吧！，內容是敘述男主角深入蠻荒的亞馬遜叢林做研究，當時有一位隨行的博士研究員受了點風寒，結果他那點對我們來講是那麼微不足道的感冒病毒，竟把整村的土著全部害死。

好了，故事講到這兒，我突然了解到事情的嚴重性，只好乖乖拿著體檢表到附近衛生所報到。越南有很多公家機關處所都是戰前留下來沒被炸掉的老舊建築物，我來到的這家衛生所是個古色古香的舊時廟宇所改建沿用的，廟門口上面掛著一面泛黃油漆所書寫的簡易招牌，斗大斑駁的「衛生所」三個字好像在諷刺它的衛生方面實在有待加強。首先，我得走向櫃台報到，要了份表格開始填寫基本資料，雕工精美的神桌成了我字跡坑坑疤疤的繕寫臺，我很不習慣用英文拼寫自己的名字，但更令我驚訝的是檢查表的前半部流程居然是在這張桌子上完成的，舉凡身高、體重、血壓、視力.....等等，這些他們一點也不在乎的項目，基本上是由一問一答的方式就解決了。

接下來，櫃台蓋完第一階段的檢查章後，要我拿著單子到二樓檢查口腔，這件事情一直到現在，我還很怕在吃東西時回想起來。上了樓梯向左轉到底，有個披著白袍架著厚重眼鏡的中年婦女若無其事地倚在門邊，由於她腳上登著還沾有黃泥的拖鞋，讓我一時不確定是否要找的人就是她。

就在猶豫間，那女人突然覺醒似的招呼我過去，進了檢驗室，只見裡頭擺設非常簡單，看不出有什麼儀器設備，甚至連張椅子都沒有。她很悠閒地打開木櫃的門，從裡面拿出一個燒杯，上面插著牙醫師專用的口腔內視鏡，以及一根不銹鋼挖舌棒。一...二...三，她很專業地用內視鏡一邊翻動我的口腔內側，一邊記錄所觀察的結果，不到一分鐘時間，我不幸得知自己又多了三顆蛀牙。她很例行公事地將表格填好、蓋上了章，我又好像新生註冊般地往下一站移動，就在離開檢驗室那一剎那，我無意瞄了剛剛那女子的舉動一眼，只覺得好像有點不太對勁的感覺，但由於趕時間的關係，我也不疑有他地繼續往下一站走去。經過先前的櫃台時我突然被叫住了，並且要我把體檢表繳回，我表示後面還有很多項目尚未檢查完，但他們不管，只是要我先把檢查費用繳清並在一旁等候。約略過了 20 分鐘，我所有的檢驗報告竟然出爐了，除了先前已完成的部份，還包括心律檢查紀錄、抽血和 X 光等根本做過的項目，全部都登錄了該有的完美數字，真的是應有盡有！

看著這張不勞而獲的「成績單」，有點令我哭笑不得，心想反正這裡的醫療水準也驗不出什麼「重要文獻」，只要能早點交差就好了。於是我輕輕搖頭走出了這間所謂的衛生所，這時等候多時的司機剛好打完盹醒來，正準備踏上車子那一瞬間，我腦海裡突然重播起剛剛檢查完牙齒的那一幕，我發現那房間似乎沒有什麼水槽、水龍頭之類的清洗設備，然後那個中年女人把撥弄口腔的用具插回燒杯之後什麼也沒做，便直接放回木櫃子中並且關上了門.....。天哪！也就是說，在我之前，不知道已經有多少人用過那些沒清洗過的機絲頭了？這時一陣強烈的嘔心感狂湧上來，我只想找個水龍頭趕快漱口，可惜這兒的用水都是一桶桶不知從哪口井裡抽來的清水，更別說是水龍頭了，我只好要司機火速載我到最近的商家購買礦泉水「緊急消毒」.....。

一直到晚餐吃飯時，那殘存的記憶依然令我對桌上的佳餚動不了心，負責煮飯的阿香以為我對她的菜不滿意、或懷疑她的採買價格，不安地頻頻向我噓寒問暖，我不願意告訴她事情的真象，主要是因為實在不想再憶起那個令人嘔心的不幸經驗，唉！~~~真是心事啥人知啊！。

世間的一切現象皆分正反陰陽，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正負關係，任何事情，都是一體兩面的，只有在本質互相結束抵銷之後，這樣的分野才從此會消失。一個企業體的組成也是如此，有資方，就有勞方，然而如何達成供需平衡、互取所得，那就是一門很深的學問。

當老闆的，最在意的就是和員工在利益結構上起了衝突，特別是當勢力原本微弱的勞動個體組成強大的對立單位-----工會，在越南叫做「工團」，就如全世界的工運一般，一旦發生的時候，絕對不是件好事，最後幾乎都是在兩敗俱傷下收場的。我們公司的工團主席，是最具有領袖魅力的加工廠廠長「翹鬍子」，他是個將近五十歲左右的精明北越人，不僅有策動團體罷工的能力，同時也是個老奸俱滑的黑社會份子，聽說在北、中、南等處共有四個老婆，育有二十多名子女，但還不包含平時花天酒地、逢場作戲的那些露水姻緣，然而四位如夫人竟能相安無事地在各個據點相夫教子，甚至幫忙養家活口，光是這點，我們就不得不佩服他「處室圓融」的協調能力。

起初我因欣賞他的辦事效率和人事背景，所以在任務賦予及權限上給他很多方便的空間，而他也都能如期漂亮地達成我的要求。可惜日子久了人心就開始起了貪婪的變化，就像政治人物一般，過多的權力導致道德上的腐敗，有如當年的翻譯阿章一樣，許多陰奉陽違的小動作就隨著他日漸調高的優渥待遇頻頻出現，舉凡勾結廠內的野心份子和公司唱反調、在採購時拿取回扣、惡意破壞廠內設施.....或是使用暴力鏟除異己等等，他都「責無旁貸」。如果拿阿章和他相比，拿雞毛當令箭的阿章只是隻貪心的小老鼠，而翹鬍子卻是尾壞透了的響尾蛇，他的破壞力無遠弗屆。

當然，基於前車之鑑，我也擁有自己零星的情報班底，但我相信他們並不是出於真心的，主要是因為利之所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每次向我密報的人都能領取一筆為數不少的徵信獎金，可是有一些卻是翹鬍子死對頭所釋放的栽贓訊息，所以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情報網非常薄弱，同時也要隨時對他們的「任意變節」有所心理準備，反正利字當頭的風往哪吹，現實的草就往哪邊倒。就這樣，每天除了正常公務要辦，還得忙著分辨從四面八方湧塞進來的真假情資，到最後，我開始對人性的虛虛實實產生混亂的臆測.....至今，我還納悶自己居然可以一個人在這種生態環境待了將近三年時間。

表面上，我與和翹鬍子一直是以禮相待的上司與下屬關係，有時為了掩飾彼此互猜疑的心機還得不時跟他「打情罵俏」，但我們心裡都清楚明白對方在想些什麼？也曉得哪些人是對方的「爪牙」，我開始逐漸藉勢削減他的職權以減除後患。有一回過年，發放年終獎金時就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我想應該是累積已久的宿怨所造成的.....。首先是翹鬍子所負責的出口貨物老是偷斤減兩，造成台灣方面的客訴壓力不斷轉嫁到我身上，而在我屢次向他要求改進卻不得成效之後，終於發生了口角！他因在眾人面前不好來明的，就利用會計室發放年終獎金時煽動所有員工群起鼓譟，意指我惡意剝削、扣除他們的部份所得等等，莫須有的罪狀多得不勝枚舉，聽得連我都快相信自己真有那麼罪大惡極。但好笑的是，薪資發放的標準完全根據公司內規，以及個人的出勤、考績記錄而定，最後還是老闆親自核簽應准的，如此硬生生地把帳算在我頭上，一看就知道是出自誰的手筆了。後來我不願繼續搭理他們，逕自把公文拿回房間辦公，房門一關倒也清靜了許多，但還是可以聽到門外有人叫囂.....。直到中午，我把公文寫完，想想也該吃飯了，打開門一看，那

些胡鬧的人都已散去，只剩下幾個人還在當場點數那些自覺被剝削了的鈔票。

後來會計室主任驚魂圃定的跑來找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痛陳她被辱罵與恐嚇的悲慘經驗，她還說方才那幫人在門外已準備好石頭、棍棒等正商量如何修理我，幸好適時有公安來關切，也不知是誰報的案，公安見大家都散去了才不追究便先行離開了。幸運的是我的恐懼感完全被那道門所阻隔，因此很難想像被上百個人圍毆的感覺，但是隱約感受得到在某角落有個默默幫助我善後的力量，是辦公室的長腿主任？是副廠長阿尼？還是出差去的助理？到底誰扮演了這場沙漠的及時雨？我想在這惡勢力環繞的地方也沒人願意承認。

我嚼著食之無味的午餐，回想著先前的混亂場面，或許這一切就是人類世界的食物鍊吧！在現實的環境裡，每個人都要爭取生存的空間，甚至不擇手段，而站在峰頂的人，有時也會遭受到基層的反撲，無奈的供需失調，往往造成無妄的霜寒雪飄，除了搖頭外，也只能硬生生咽下這口嚼也嚼不爛的飯。隔日，熟識的 15 號公安阿福又來造訪，助理亞森將他引進我辦公室，他先向我寒暄問候昨日發生的突發狀況之後，拍了亞森的肩膀並對他擠了一下左眼，這舉動讓我彷彿明白了些什麼，在示意亞森先離開的當頭，我不經意地也向他擠了一下右眼.....Thanks for everything , my brother!

過完年，老闆才從台灣回來，我把年終的突發事件向他報告，臉上不太高興的他很鎮靜地告訴我，早些年這事情也曾發生過一次，他們為了恫嚇離鄉背井的投資人，發動全體罷工並要求加薪，幾乎演變成暴動，當時飽經世故的老闆二話不說立刻下令關門、斷電，並馬上報請公安來處理，把所有抗議員工擋在門外，就這樣撐了快一個禮拜.....。後來這招果然奏效，因為在當地高度失業率的情形下，沒有人會真正拿自己的飯碗開玩笑，大多數人只是因為其中有人起哄便跟著附和罷了，同時也懷著「沒魚蝦也好」的僥倖心態來瞎鬧，但卻不巧碰到這台灣知名企業第二代的投資者，他寧可血本無歸，也咽不下這樣受人宰制的氣.....。事情僵持到最後，參加抗議的人覺得吃虧的還是自己，便推舉主謀之一的翹鬍子出來斡旋協調（其實應該是被派來求情的）才恢復往日的平靜。聽完我才明白，原來他們依然不學乖，趁老闆回國不在又見我是新來的一付「好呷

款」，便藉機又來這麼一下.....。

某日，老闆半夜三點才應酬回來，他一時興起直接悄悄摸進了工廠裡，結果看到了不可致信的一幕，加工廠大夜班全體停擺，從領班到各組組員全部躺著呼呼大睡吹電扇，可以說是「晚安一片月，全廠打呼聲」，他馬上跑去把我搖醒來並開始徹查當晚的值夜班主管。好死不死那麼巧，當晚值班的就是加工廠長翹鬍子，他在辦公室裡睡得更死。那天夜裡，所有帶頭的幹部全部記過處分，至於我，當然不算在內，老闆體恤我日夜操勞，早已神智不清了，怎可能每天夜裡還跑去幫他們「蓋棉被」，其實這公司除了我們兩個台灣人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可以相信的人了。

做完緊急處分之後，大夥兒才開始恢復正常運作，彷彿剛才的事沒發生過一樣，到了清晨約六點鐘，我火速跑去敲老闆房門，這回換我給他 Morning call，因為我們存放包裝紙的庫房突然起火燃燒，待趕到現場時，整個倉庫已經燒掉一半了，而另外一半的紙張也因為消防灌救跟著泡湯。我們兩個只能冷冷地看著這批辛苦成果的逝去，什麼話也沒說，但彼此心中明白，都曉得事情發生的原因，大家心裡有數。最後還是安撫所有員工，一起收拾善後，並感謝他們「救火」的辛勞。「在海外投資的人，就是有這麼多辛酸的血淚，我們隨時要有心理準備！」老闆很無奈的這樣告訴我，「只要大家都平安就好！」又是一陣無奈的歎息.....。

當天，老闆打電話把以前的老司機阿山找回來要他復職，他比目前的司機大十歲，為人精明幹練有朝氣，一聲呼叫絕對是以百米火速趕到待命，不像這個年輕的總是慢條斯理的閒晃過來。可是阿山過去因為脾氣實在太火爆，時常打架鬧事，所以被老闆辭退了。這回重新把他找回來，其一是體恤他失業太久了，想再給他一次重新出發的機會；其二是希望藉由他當年的「豐功偉業」與地緣關係，能對那些搞怪份子有所震攝作用。老闆說阿山是當地出了名的惡漢，但對主子卻有「溫良恭儉讓」的美德，聽說他曾經在麵館跟人打架時，居然用筷子插進人家肚子裡.....。俗話說「強龍不壓地頭蛇」，我們固然不當強龍，那就找條更兇悍的響尾蛇來應變囉，據說翹鬍子對他很是忌憚，其他附近村子裡的角頭也禮敬他三分。老闆要他擔任夜間的司機兼助理(其實是保鑣啦！)，因為我們不知道那幫人什麼時候會再出怪招，只是準備「吃剩飯等伊」。

隔天，阿山帶了另一個人來向我引薦，說是曾經擔任過民團的教練，防身功夫一流，專長是使短刀的.....希望能到公司來找份工作，我對這一切後續的發展越來越覺得荒謬，怎麼好好一個企業弄得好像幫派、集團。但後來想想，「治亂世要用重典」，產品品質一直無法提升的原因主要是出自於那些鄉愿的品管人員，現在不如就讓他去扮扮黑臉，順便試試下馬威的火候。果真沒多久，客戶抱怨的情形減少了很多，而翹鬍子那幫人也收斂了不少，有了這兩個得力的「護法」及重新佈局的人脈，讓整個動盪的生態平靜不少。但從此以後，我卻像越陷越深的幫主，在風波險惡的江湖中，已經找不到漫漫的回頭路了。經常自許書卷氣息、浪漫主義的我，居然也有需要保鑣、隨滬的一天，那是始料未及的事。

自從發生那場無名之火後，老闆有好長一段時間顯得悶悶不樂，我可以想像他心中一定有股忿恨之氣無處宣洩，因此我乖覺地刻意與他保持距離，以免掃到「颱風尾」。或許是咽不下那口鳥氣吧，平時會在客廳裡平心靜氣地打電玩，任憑螢幕上的關卡有多緊張刺激，他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優雅闖關，但此刻的他卻變得有些氣急敗壞而亂無章法。他常跟我說，打電動可以放鬆心情，順便轉移日理萬機的辛勞，同時可以讓腦細胞活化，但是依現在的狀況看來，顯然不再是那麼一回事了。

晚上九點整，往日至少可以打到第十關的「炸彈人」，在他自殺似的瞎闖中，不到第六關就提早打烊了。他轉頭對我說：「肚子餓不餓？要不要出去走走？」這話讓連日在工廠裡操勞指揮，早已快悶出病的我聽了，覺得甚是求之不得。我們簡單換了件衣服便上車往城裡出發，老闆向阿山說了一個地點後便開始閉目養神，此時的我也沒什麼興趣和他閒聊，轉頭望向窗外沒有光害的夜景，感覺甚是孤寂。越南的夜色很寧靜，或許是沿途商家播放的音樂氣氛太悲涼吧，讓臨近地球赤道的街頭散發出一股悽楚的蕭瑟感。漸漸的，車子駛向海岸線，在迷濛的月光下隱約可以看見遠處黑鴉鴉的浪潮在洶湧翻動著。穿過防風林，出口處竟變得別有洞天，不僅燦爛明亮而且喧鬧沸騰。就像台灣的啤酒屋一般，沿著沙岸綿延了數十家的露天海產店，時間雖然已經是晚上十點半，但從外地湧進來的顧客卻仍然絡繹不絕。

老闆一下車便不假思索地往其中一家餐廳走去，看來他應該是這裡的常客，一進門就和老闆娘聊得甚是熱絡。我們隨意點了幾樣菜後隨即入座，雖說是隨意的幾樣菜，沒兩下便擺了滿滿一桌，越南人很懂得享受、名堂也多，上菜前必定會先來一壺熱茶漱漱口，接著端上了各式沾醬、配料之後，巴掌大的蒸蛤蜊首先上桌，鮮美的湯汁透過薑絲的提味讓人覺得甘醇忘我；獨特醬料燻烤的龍蝦大小適中、肉質細嫩，令人有種尊貴的滿足感；還有鋪上各式生菜香草的清蒸石斑像是倚紅偎翠的嬌客，膠質滑溜、芳香而不油膩，是養顏美容的聖品。此外，每餐必點的處女蟳，淋上了啤酒下去清蒸後，更能引發出鮮甜的海味，在當地啃螃蟹就像吃便當一樣，越南人只有一種吃法，那就是忠於原味的簡單蒸煮.....。

隨著潮汐的起浮，不到半個鐘頭，桌上已經堆滿了被我們脫盔卸甲的蝦兵蟹將，寂寥的夜晚越夜

越美麗，特別是些在心靈的曠野上無處可去的人，選擇漫無目的的自我放逐，在這裡似乎是項時興的遊戲。經過數種海鮮的洗禮之後，面對著汪洋大海，夜色雖然昏暗難辨，卻可以感受到遠處的波濤洶湧。微醺的老闆表示，清淡的啤酒只能澆熄熾熱的胃火，但仍舊排解不了那股濃濃的怨氣，「我們去喝點別的！」他表示要再換個地方。買完單一出店家，阿山已將車子移至離門口最近處並開好車門靜候著.....。再次回到市區，我們進入了峴港最燈紅酒綠的路段，五彩的霓虹、震天價響的音樂，彷彿把整個時空喚回華燈初上的上半夜。

車子在一棟掛滿霓虹燈泡彩球的龐大建築物前停下來，大門上有兩個七彩燈管曲繞而成的越南字體「流星」正拋媚眼似地對路人猛眨眼睛，這感覺很熟悉，讓我想起曾被精心設計的那個粉紅陷阱.....。這樣的夜店在外觀的設計上與台灣相比顯然樸素了許多，如果和台中「金錢豹」的富麗堂皇與雄偉氣派相比較，那就是村姑與名模的差別了。店經理滿臉堆歡地迎了出來，他和老闆招呼打得火熱，儼然就像在接待外賓使節一般。穿過了幽暗的長廊，震耳欲聾的音響聲從門縫裡洶湧的奔竄出來，隨著侍者的引導，當我們進入敞開的大門時，一切突然變得豁然開朗，我看到別有洞天的舞池，一群光鮮亮麗且又衣著「精簡」的妙齡女郎早已整裝待發班地列隊排開，十萬伏特的電眼頻頻射向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酒客們，這活色生香的場景，倒也令我感到別開生面，若以一個雄性體質的觀點看來，這絕對是傳說中的男人天堂！

面對著這豔光四射、如夢似幻的氛圍，我一時變得手足無措，在過去的生態環境中，這些絕對不是屬於我世界裡會出現的場景.....。正躊躇間，老闆催著要我快點決定到底選哪位佳麗來作陪，而他自己不知何時早已率先沉浸在溫柔鄉中了，看著一雙雙深切企盼被「欽點」的眼神，這突如其來的任務頓時令我六神無主。老闆似乎看出我的窘境，將我拉到一旁耳提面命，「讓你來這裡並不是要帶壞你，而是以後我在外面的交際工作會慢慢移交給你，你最好早些學著適應這種環境吧.....！」他語重心長的交代我，彷彿像是皇帝在說服不願繼位的太子面對現實.....。然而這實在是我當初應徵時所始料未及的工作內容，最後，我只好像皇帝臨幸嬪妃般被迫指定了其中一位長髮及腰、氣質典雅、酷似金喜善的女孩兒，而她有如雀屏中選的妃子，滿懷欣喜的馬上靠坐在我身邊，對於那些黯然離去、被打回冷宮的眾家姑娘們，我竟然開始有種「抱歉失禮」的愧疚感.....。

越南姑娘的體貼溫柔實在沒話講，除了上廁所沒法幫上忙之外，諸如斟酒、剝果皮、餵食、抹手、擦臉等不時的需求她都能體貼代勞，甚至用不著你來開口，加上輕柔得體的鶯聲燕語和惹人憐惜的身家背景，難怪那些遠渡重洋來打拼的投資者，往往會在這裡流連忘返而變成火山孝子.....。現實的環境造就各種不同需求的上班女郎，有的純粹為了拜金虛榮而謊話連篇，想盡辦法吸乾你的血。有人為了養家活口而忍辱謀生，不惜犧牲自己的青春年華與尊嚴，她們分別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取捨並且也付出了代價，而我，卻無意間成了這生態系裡的一個元素，並且還是以掠食者的角色出現，是該為自己的優勢而驕傲，或者應為她們的處境而傷感，在未來新任務來臨之前，我真的不知該如何自處.....好煩！

日子久了，千萬別以為這裡一直是歌舞昇平、風花雪月的人間天堂，因為看慣了豪奢的夜夜笙歌之後，你才有餘裕洞察到人性不美好的部份與不勘入目的黑暗面。

每個月，旅居在此的台灣人都會舉辦一次聯誼會，也就是我們所通稱的「台商會」，其活動內容不外是繳交會費吃吃喝喝，順便交換工作上的經驗與心得，最後經常看到的情景就是在酒酣耳熱之際，一群人開始發牢騷批評越南政府對外商的投資政策、勞基法、還有貪求無厭的官員等等不滿情事，然後要求剛被硬拱出來當會長的人向當地政府機關交涉與協調.....。酒足飯飽之後，與會的台商各自呼朋引伴，召集與自己氣味相投的人繼續接下來的活動。有的湊足人數後開始了方城之戰、捉對廝殺；有的相約至卡拉 OK 去引吭高歌；大部份的人則多半會續攤到舞廳消耗那醉生夢死的下半夜；還有一些性格孤僻的人來時無聲、去時無影，在簡捷的寒暄後便帶著美麗的助理悄悄消失在人群中。在這些形形色色的台灣人裡，你不難發現其中不乏三教九流之輩，除了一般到此設廠、投資的生意人外，有些是來從事「非法貿易」的，有的是因為躲避債務或有案在身，輾轉跑路而來的。此外，還有人是疑似到這裡從事情資工作而不時被公安盯上的.....。但是基於人不親土親與互不侵犯原則，雖然明知道對方不單純的底細，我們還是能心照不宣地和睦相處，甚至稱兄道弟。

縱然表面上大夥兒衝著同鄉的情誼有說有笑，但一遇上麻煩的時候卻不改台灣人自私的本性，這樣的情形多半發生在有利益衝突或會殃及池魚的顧慮下，台灣人出賣台灣人的故事總是層出不窮。舉例來說，一個成功的企業體，必定少不了純熟練達的交際手腕及做事方法，當你把這種達成目標的經驗傳授給遇上困難而不知所措的同鄉時，成則成矣，出事的時候他會毫不猶豫地把你也供出來拖下水，搞到最後連出手幫忙的也鬧得灰頭土臉.....。也因為這樣，漸漸養成台灣人袖手旁觀看好戲的陋習，明明是舉手之勞的事卻沒有人願意伸出援手，弄到後來變成了彼此猜忌、互不信任的人際關係。這也就是為什麼每每在聚餐時，總會有那麼多「新亭對泣」、「楚囚相對」的失敗者在吐苦水。

酒與色，長久以來一直是令人墮落的溫床，特別是「粥多僧少」、「價廉物美」的越南，往往讓散

盡家產浪擲於斯的投資者忘卻當初打拼奮鬥的初衷，加上日常工作的挫折感與對原先婚姻的倦怠感，讓這個逃避現實的暫時伊甸園成了趁虛而入的心靈城堡，而且它像吸毒般，由迷魂輕盈的徐徐快感逐漸強化到麻木不仁，最後墜入不可自拔的深淵。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我發現一卷公司早期先我一任的王姓主管所留下來的錄影帶，內容竟然是他當初花天酒地時的種種荒唐行徑，在一群台灣歐吉桑中不乏鶯鶯燕燕的身影，令我感到興趣的是，在這些女人堆裡居然出現一張熟悉的臉孔，那是阿達所包養的小情婦阿蓮，這應該是在他們相遇之前的事了，我一度促狹想把這錄影帶寄給他，讓他品評一下自己所豢養的「貞節烈婦」，影片的場景是在一家渡假村的餐廳裡，數名俗艷火辣的當地女子和幾個操台灣國語的中年男子似乎在開著不怎麼登對的派對，男的言談粗鄙、手不安份，女的極盡挑逗之能事，荒淫地打情罵俏，而這些醜態完全被他們自己忠實地記錄下來，我不知道當初拍攝這片子的用意到底如何？或許是存著好玩的心態，或者是想帶回台灣向人炫耀那倚紅偎翠的風光場面，無論如何，偷吃還故意留下證據的行為真不知道該說是愚蠢還是勇敢。後來，老闆告訴我這位主管因過度沉迷於酒色之間，甚至還經常帶女人回公司過夜，不僅將每月的薪資預支殆盡，也把身體給搞壞了，最後還把腦筋動到公司的貨款上，在一次行跡可疑的保險櫃竊案中，經當地公安調查之後，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他，結果他在重重輿論的壓力下只好黯然離職.....。

另外，錄影帶裡還有一位中年人是開設麵粉工廠的，不曉得當初是怎麼經營管理的，他們出廠的成本價格居然比市場阿婆所賣的還要貴上三成，最後落得台灣方面的股東緊急撤資並與其撇清關係，這位有家歸不得的台灣人像異鄉的遊魂，身上的盤纏日日只出不進，結果在某個淒清的夜裡因酒駕車禍客死他鄉.....。最扯的是某成衣廠的台籍幹部居然色膽包天，照顧妖嬌的已婚助理照顧到床上去，他犯下了傷害另一個男人尊嚴的滔天大忌，事情就發生在午夜當他離開舞廳門口的五十公尺處，數名蒙面人手持開山刀對他一陣猛砍，在腥風血雨中若非他拿來遮擋的大哥大夠堅硬，那隻握筷子的手早就被卸了下來，饒是如此，最後還是因重度傷殘而離職歸國。事發原委鬧得眾所周知，但當地承辦偵查單位顧慮到治安問題會影響外商的投資意願，只好神不知鬼不覺地硬把事情壓了下來。

回憶起這些不怎麼愉快的往事，並不是對生活感到失望或沮喪，而是拿它做為自己戒慎恐懼的借鏡。很多人為了逃離原本自認為很痛苦的圈圈，決定傾其所有飛往另一個世界，但當美好的果實嘗盡了，僅剩食不下咽的核仁時，又再度被更令人難過的圈圈所套住，追求與所得本來就很難找到一個平衡點，我看過太多人當初只是為了單純的養家活口，卻萬萬沒想到會遠在他鄉「成家立業」，或者弄得身敗名裂.....。世間的無常往往就在呼吸之間，迷人的誘惑隨時驅使人沉淪於不自覺當中，我雖沒有做過那些離譜的事，但成日淌在這樣的渾水裡也沒能讓我自覺高貴，縱使在職務上握有很多人人豔羨的權力，也確實享有過土皇帝的生活禮遇，可是無論如何，我還是找不到面對自己的那顆真誠之心，更不用說是條件貧瘠的越南人！服務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多年之後我才聽到一個令人感動的答案，那就是：「發自內心」，很慶幸自己能在這股無奈的洪流中全身而退，我不敢想像假使繼續待下去的未來將會怎樣，如果當初來時是顆對一切懷抱熱情的赤子之心，那麼離開時，我希望這只是顆涉世過度的戒慎之心，那裡曾經是我的王國，但住的全是我照顧不周的子民，但願沒有我的日子，他們可以過得更好，因此我選擇離開，或者可以說是逃離，就在

那樣的王國，那樣的日子，還有那一年.....